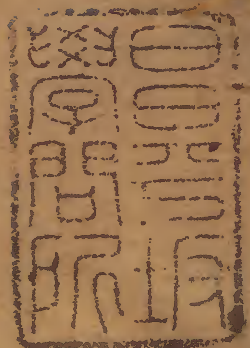


七修類藁

四十八之五十一

十四



內閣文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08
冊數	16 (14)
函號	307 222

共十六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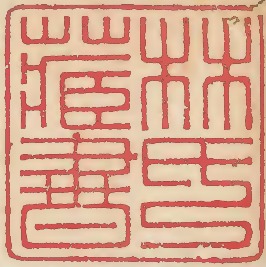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七修類藁卷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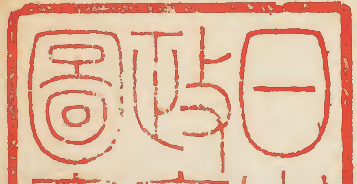
明仁和郎瑛



奇譎類

魂不赴體

淺草文庫



予嘗觀奇怪之事於諸家有全然非常理者固可謂
異有深切於理者亦以奇怪記之豈非自惑於理歟
如薛用弱記裴孝廉生魂馳鬼馬類世多有之聊述
其事宛然如裴者復說其理以俟博學者正焉子友
會稽朱朝儀袍詔予曰父友三卿某素公直見重鄉

三修類藁卷四十八 奇譎類

曲凡有不平者咸取決焉一夕歸過溪瀨中步石
子偶滑遂爾傾跌起卽淋漓奔家至則門已閉固隙
中見妻燈下紡績擊門高叫其妻曾莫之應私意曰
吾豈死於溪耶今爲鬼耶何幽顯之判如此耶復思
鬼可潛身從隙入以試之隨到妻所遂擲弄剪刀拍
妻之額妻驚駭叫兒口稱頭痛滅燈以寢某惶懼知
已爲鬼矣復出號泣走懇當境土神神曰汝素忠直
可隨吾來至溪見形浮水面神令閉目推墮於溪遂
覺之起視其地已非渡所屍流數里而天亦昧爽矣
歸語其妻昭合夜事予謂陰精陽氣聚而成形陰血
爲魄陽氣爲魂魂升魄降散則死矣當其未散之時
或驚死誤死一旦魂離於魄奔走四出不知其爲死
也何也心震神馳不復根究雖同夢昧豈如偃臥安
靜神清氣融自可以反其形耶抑或氣盛知死而不
能反此却佯狂依附遂乃爲祟世傳有鬼者又非是
耶然久則散去故世間有鬼處後却無之至於善終
者無復言鬼蓋生時病已磨滅精靈死卽魂散若三
卿者一驚魂出生氣全在故乃如此使不復屍卽所

謂鬼矣此自然之理何必爲異土神率領之說亦理
所有蓋此只在祀典安有不當死而忠厚者神不救
哉

前知事蹟

予觀書每見先知之事以爲如山人之辦茶果康節
之議後事心虛之說此則非一日也又思史稱楞皇
之智足以知身後之事及漢滕公掘地得石槨有三
千年見白日之說則三代以來已有數學事乃一定
但習之者特先知耳因節畧數條併錄於左以見代

皆有人人目不知耳隋煬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

宋司馬華元之墓開穴漆燈棺帳過風皆化爲灰一

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爲濠若也不迴避奉贈

二金刀後麻叔謀被
砍爲三段又掘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

燈煌煌啓棺其人如玉髮生過腹矣檢得一石銘其

字鳥跡之篆文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

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

泥九更俟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備棺葬於城西

今大佛寺也已上出
開河記又衛先生大經解良人生而閉

門讀書周知歷象壽終葬於解良之野開元中大水
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掘至衛先生墓得
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
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之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墓
浸水公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
十言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爲泉賴逢馬御史遷我
向高原驗其年果千年矣已上出宣室志又江南保大中秋
日伏龜山掘得一玉函長二尺濶八寸中有鐵銘文
云梁天監四年秋八月葬室於是銘曰莫問江南事

江南自有憑乘鷄山竇位跨火出金陵子建司南位
安仁秉夜燈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徽字皆小篆後
後主國亡知之蓋後主丁酉年生辛酉年卽位至甲
戌年國破應前二句矣國破時曹彬按甲於城南潘
美統兵於城北借古人二姓以明之東隣乃指吳越
錢氏家道闕是無錢也錢王弘俶小字虎子又甲戌
年亦舉國以入覲皆驗也又高氏據有荆南日於山
庭鑿池得一石匣扁鏞甚固啓視中有篆銘云此去
遇隆卽歇至宋祖改元建隆國亡又沈彬郎中袁州

宜陽人卒之年自定葬地子孫發土至七尺有石片
既啓下乃得石墓一所靈座花臺蓮花燈碗皆青石
爲之鑄鑿絕妙又得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開離不開
葬埋漆燈猶未點出採異記待沈彬來已上三事又宋祖築
殿得石有篆書曰歲在申酉汴京不守及徽欽北狩
非申酉年殊不知後杜充去東京之年乃已酉也又
嘉定中有厲伯韶者俗稱賴布衣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爲
林某家看其先壟以今中衰者由祖穴向稍偏斜所
至因發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厲伯韶爲林某葬此千

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可輕改徐視石與原土封

微不同耳遂於之出水東又至元十五年六月有軍

厥名狗兒者於杭北山橫衝橋壘土得一鍤券云厲

門馬氏葬此後云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出武林舊事

又國朝景泰間洛陽兩農訟一石於府一云已耕而

得之一云出已土中知府令昇石來視則有刻曰大

明景泰乙亥知府虞廷璽爲我復興此窩其時正乙

亥府主南鄭虞廷璽也虞意康節窩遂爲建祠出餘序

錄今省志所載無前十七字事恐涉術數而諱也又

正德駕崩大學士毛澄迎今上嘉靖之駕駕至藁城
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
狀元來則毛乃弘治癸丑狀元耳又建文時程濟陝
西朝邑人四川岳池教諭一日詣闕上書曰某年月
日西北兵起國當有難朝廷欲誅之告曰請繫之以
俟其時不驗誅之未晚也至靖難兵興適符其言遂
釋出使爲軍師護諸將北行同退北軍俄有徐州之
捷捷後不知所之後人見其暮夜往祭徐州勒功之
碑亦莫知所謂也後文廟過徐見豐碑問以何爲者

左右以前失利於此某人所立戰功次第統軍姓名
者上大怒急令碎之復曰且錄碑中人名來至則碑
已鎚拆錄其名則程濟之名正值鎚處而不可辨矣
後太宗登極照名誅之程得逃難始知暮夜之祭乃
禱之也予觀此事則知前之十一事者亦若人耳深
知理數但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可違也

夜文

嘗聞杭醫吳景隆之妻產一子而青面無髮雙角夜
叉之形產出將殺之遂被躍出窗外升屋而走吳集

家人用布囊捕之押死子未信也後見吳樂圃私抄中亦載此事始信爲實蓋二吳厚友也

柴光

正德庚辰回回新橋鄧副使家灶下有柴一堆忽然放光如月之明照耀牆壁移置他處其光亦然如此十餘日方止後亦無他事

鼠報

吳文主事張元吉應祖嘗言家有一僕善捕鼠擒殺甚多一日睡熟微覺足痛以手捫之乃一鼠嚙其指也擊之不去遂拿鼠拽之亦不去痛極乃殺鼠劈口方脫傷已太重血流滿牀席矣明日遂爲一瘡膿潰經月痛楚而死苟或爲報應云

死者復生

吾杭崔家巷有漆匠杜鑑病死將月家人已置棺于野一日欲火之啓棺見屍不朽因細觀之胸中復有微熱但閉目不能言耳後月餘竟復生

五通攝人

餘姚郭姓民人新娶一婦過旬日適值元旦其婦粧

飾出堂欲拜公姑行至竈口倏然不見舉家四野尋
覓不得後五日聞半死於山間家人往救問之但曰
被二三人拖扶而去只從屋簷上過至則相合如醉
夢中今偶日出予在林木中跌下視其鞋純裳襪皆
已碎壞後或看守不嚴則又攝去矣不得已賣入於
新建伯家遂息人皆言五聖也

佛足生草

桐樹園祥符禪院新雕佛像未彩飾內一座足底生
草如芝草上分二莖齊曲仰承二足其端如掌大色
間黃白發生之巧渾然大成杭民爭往觀之侍御郝
公淵聞而惡之召責其僧草遂枯死

錢穀能飛

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聞有王姓民初富後貧遺
空倉數十間一夕聞風雨聲晨起視之則倉皆穀實
之矣而穀每粒有二微翼如糠粃然歸語子則表兄
諸廷佩曰予在山東日薄暮空中轟然有聲衆曰錢
飛矣明日詢之城隍廟後某家得數萬錢予始信蚬
蝶滿苑樹殆不虛誕

猪肉生字

吾杭嘉靖七年五月間官巷口屠兒李姓偶殺猪吳
姓者買去未及烹第見油膜內字文隱隱起膜視之
則油上如印成之書四行其色如蜜其大如豆其文
曰羸官手壁兩身敵功在鷄魚則廉矣初行五字第
二行二字第三行五字末行二字共四行似前後尙
有字焉乃爲衆分買而食之矣此則親見者又聞嘉
興正德間曾殺一猪背上三圈每圈中有王字一箇
亦不知何說也

叅政夢

吳友叅政陸原博溥居主政時得寒疾一夕見二卒
挾持而去至一大殿有王者戴冠博帶據案麾曰此
非所當攝二卒復引而退行見門樓一座門上有先
輩詩援筆亦書一首回過姻屬孫知府安趨前揖問
孫以今日至此答之孫遂爲他卒扶去傍有大水漫
漫心甚恐懼二卒隨推而下驚覺乃一夢也後家書
至孫乃夢日死矣人以此非地獄之說耶陞正郎又
夢侍飲王者一人飲畢玉命盡賜席間金銀器皿陸

辭之王曰爾不受當與爾一叅政陸心自以此何人
斯從者曰此與獻帝遂醒後數年嘉靖入登大寶心
恒以官必止於叅政無何遷陝右叅政赴任至靈寶
憩息分司間見軟門有先輩數人詩章因咏一絕書
之聞黃河近遂肩輿視之明日疾作不可進矣即沒
其地嗚呼陸豈知死在於叅政耶題詩見水又知爲
死之日之事耶前定錄之說何謬耶人可以妄心求
耶

狐狸

山東多狐狸而無糊獮嘗聞狐狸成精能變男女以
惑人子嘉靖八年到山東以其事詢土人土人曰狐
每夜半即潛入貧家破屋至臥榻中出口受人鼻息
人覺聞其氣駭曰打皮狐打皮狐然不知其去幾許
矣如此久之便能縮形地不可進處亦能以進愈久
便能變化遂與民間男婦相淫亂各尋其雌雄以合
且善攝其財物以益主其所私者死復移他室人亦
不甚怪也有上工宋畱暮遇一夫自言欲爲人役話
間隨宋至家出錢沽酒對飲醉後睡去乃一純黑狐

也宋亦不驚破明發語宋曰汝無福吾之西關李某氏也李乃青州府吏其妻遂爲所染又石槽城李堯儒官也祖母爲其所染祖母死母復被之家有獵犬時或見之遂吠以噬彼則跳踉於主身耳又張姓者乘車出西郭見一犬追婦人飛來顧問婦人乞以附車遂犬自言某地人張遂載以去抵家復求假宿張不拒而遂同寢焉閱數月自言我狐也今當去君明年此日見我於臨清某市張如期至其地見婦走索於市中喚之卽下同至一酒館歡飲數日資以白金百兩告曰與汝緣數足矣再勿相從張回不知其所向觀此則商人取以爲妾之事有之矣是皆見在之怪而臨淄一縣之民予親聞之也

沈氏魚

仁和四都民人沈浩父子橫法侵漁水利嘉靖戊子夏家人劈二魚已爲四片烹將食之其魚踴躍出盤者三鄰里來觀猶自蜿蜒沈曰是何怪乃爾吾食之食無一月卽罹水利之禍明年孰知長子又亡豈非天假魚以兆之耶

康節生死

邵氏聞見錄曰大父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公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久之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既長游學晉州山路馬失同墜深澗中馬死公所傷唯壞一帽熙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六月微疾一日晝臥覺且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中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相分別於一驛回視壁間大書千秋萬歲四字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遇也後竟不起嘗於史傳中言上古聖人之生死多有如是意或荒唐今伯溫記其父安有妄耶此於傳中言行錄俱未載而聞見錄又無刊本故特錄出以見康節誠異人也此古今一見之者也

懷馬果報

嘉興萬石長懷氏者家富賓客滿東南以石爲庖池池闌爲肘黃主翁歿已久隣有吳老人亦物故而尸不寒三日不敢殮及甦自言曰初有一獐卒押至法

曹有官如王者傍執簿書人問曰汝壽未盡何遽攝
至卒復押而出索錢不行頃間見懷翁着械而來問
之謂曰吾當貸汝汝歸當爲我言之吾家殺生甚衆
罪皆歸我今受報百端吾不能爲若苦矣所可解者
惟有設大醮耳吳曰汝官人素不信此苟無佐證亦
徒言也懷翁曰冥中無可爲證但吾平生所積一一
語之矣惟牀頭之物夾屏風中四百兩兒子不知汝
爲我言可也吳領之及醒往語其子果然乃一如其
數又嘉靖甲午浙省考試官馬呈瑞入簾之夕簾中
驛丞張煥夢考官騎後繫婦人之首騎奔入場張逐
之人頭曰勿救彼我特來報讐耳覺以告諸同事者
無何聞考官病御史以張善醫令入侍之則馬不可
治矣馬時尙了了但云驛丞爲我逐此婦人張詢其
僕乃知考官前任鎮江時斫死淫妾金氏昨過其地
遂動心得疾及死前一日語諸官曰幼嘗于九里湖
夢中舉後復入貢院欲易靴而或曰汝無靴矣昨入
簾覓靴不可得今非死之數乎嗚呼果報之說有之
耶有之乃奇怪也

僧轉世

托生之說亦妄矣時或有之不可決以為無也但聖人之教不語怪耳螢雪叢說記前身之事多矣事不可信但余觀英傑之士必多般若中來不知何也聊舉宋人言之張方平乃瑯琊寺僧轉世見冷齋夜話東坡是真戒和尚所投見捫蝨新話王十朋乃族叔之師嚴伯威見梅溪文集史彌遠乃覺園梨之復生見隆山雜誌馮京記已先為五臺僧見孫公談圃真西山是草菴和尚見癸辛雜誌外至本朝尚書胡濙乃天池僧之後身見墓誌皆事跡

明白或自言或同時之人言諒不誣也

李林甫

子女翁曹和鐔飲于陸允誠家主人割鷄將烹而鷄背宛然李林甫三字客皆驚而不食事動杭城後子聞而謂客曰千年之後林甫尚為冥報事耶客曰癸辛雜誌所載耕牛批背之事亦豈為妄耶正三世為牛七世娼之意也洪武間吳山雷震蜈蚣背書白起亦此之類歟眾皆右之子因言劉公嘉話中有畫工解奉先私資入已反誓曰若爾當為牛報後果為人

家一犢背有白文解奉先三字似此亦有之也但此
鷄不應如此之遠事乃偶然當置之不言也

佛光

嘗聞釋氏云出佛與舍利子之地每有光焉余未之
信也後見王嵐峯念守潯陽時遊廬山有記記云至
捨身崖予方股慄膽落不敢前一僧踴躍拜曰佛光
現矣初視紅色掩映雲端漸成五彩復圓如車輪如
是者三余誦之猶以爲此山靈之氣偶爾見於文殊
乘獅化現之地嘉靖甲午余在金陵遊大報恩寺寺

壯且麗可謂極天下者聞有舍利鎮塔下是日同
行者五人老僧隨之且曰善人登之時有金甲神人
或五色光現不淨者有損焉衆聞之且見其峻險遂
至二二層或四五層者余則竟行至頂意其言之妄
也不意出寺數十步偶爾回觀則塔上橫射光彩真
如佛圖所畫遂指衆而見之此又不知何說

耽詩成癖

元人劉昂有山雨詩云嵩高山下逢秋雨破傘遮頭
水沒腰此景此時誰會得清如窻下聽芭蕉余常晒

其上下淋漓清在何處近時海鹽沈某因誦離騷經而得二句曰叢蘭芳芷滿東臯閒步春風讀楚騷然下韻不接因久思誤墜崖下人方驚扶乃曰好也好也遂歌曰忽憶靈均發憂憤墜崖幾折沈郎腰因思古今未常無對傾跌傷體寧無痛楚尙曰好耶皆耽詩成癖不顧其身豈非痴乎

五十三

蘇郡文徵明之父林弘治間爲溫州知府一日覺似病狀令人往九仙祈夢夢仙曰孔老人之言卽是歸告府主文莫曉其故明日升堂有老人來稟曰命解之木共得板五十六片三片朽而無用文曰此尙可以解多乎老人曰不可解矣文省昨日之言問其姓則答以姓孔遂驚怖而回衙病卽不起時正五十三矣同郡唐寅字子畏弘治間解元也嘗記九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語人亦莫知故後訪同邑閣老王鏊於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唐驚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歸家疾作而卒時年亦五十三

也

托生

吾友金子良生女數日隣婦過而問曰某日官人生女乎家人曰何問也婦曰夢子女云然頸後必有白髮家人叱去後三月頸後果見白髮死前衛百戶朱卿生子方三日有僧來詢曰君家三日前生子乎朱曰何謂也僧曰是吾師轉世左手有硃砂志視之果然然亦不久死人以爲說破故耳

動石銀錨

大禹之塚在紹興去城十餘里塚上直豎一石名曰砭石如人家插槌可以動搖聞下可以線過然數十人稱之又不能起蘇州有磚砌之塔名曰宮巷塔雖高不過三丈大不過數圍人撼之卽動頂之風鈴每爲人搖下因此塔亦每損每修今官府以欄木障之好事者挂木以搖淮安清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鍤鏹數枚大者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者不知何年之物相傳永樂間三保太監下海所造雨淋日炙無點髮之縮視之真如銀鑄光澤猶日用於世者

武侯兵書

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木匣歲或一換新板於外予舊曾聞之未信今大中丞顧東橋云親見也

生老病死苦

聞見錄載熙寧中王荆公改新法日為生事曾魯公年老依違其間富鄭公稱病不出唐叅政與荆公爭直不勝疽發背卒而趙清獻惜之過唯叫苦而已時人稱為生老病死苦又中吳紀聞載吳江邑小地狹崇寧中遂於縣東隙地置儒學以養生員置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當時亦有生老病死之稱予以彼時亦有慈幼局以養嬰孩之棄者何不以此易去生員之生及增縣獄之囚豈非真之生老病死苦耶以此視彼則可謂一虛一實之對也

聖汗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泪遍體俱濕時人稱為佛汗如此三日而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見洛陽伽藍記宋靖康元年正月立春先

一在卷四十九
一日京師太史局勾芒神流淚滴襟袖是年徽欽被擄見竊憤錄正德間賊人劉六輩反於山東未至曲阜而大聖人像面汗出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後賊至盡擄每朝所賜豈非吾大聖先知其厄是亦淚也乎

女鬚

鷄肋編載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又宋史載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徽宗賜爲女冠洪武初南京齊化門東街達達婦人亦有鬚鬚長尺許卷四十八終

七修類藁卷四十九

叨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譎類

鼻飲頭飛

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有紀事之詩曰鼻飲如甌甌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能鼻飲者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曉復歸身者子見羸蟲集中所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近汪海雲亦能鼻飲頭飛則怪也昨見星槎勝覽亦言占城國人有頭飛者乃婦人也

夜飛食人糞尖知而固封其項或移其身則死矣作書者自云目擊其事予又考古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撾正接安南西北信陳詩之不誣也

五更啼

弘治己未科學士程敏政為禮部主考官既入簾給事中華景劾之以為鬻題遂詔獄景一時回護景坐不實去有右景者亦被罪當時雖廷辯然皆為翰林諱而卒不得白但考卷命別取之故此科至三月方得揭曉而敏政不能無愧容矣後寮案置酒有優

人祇應扮出提雞者大叫曰我有一隻雞價賣一千

兩一人曰誰家的賣得此價對曰程學士家的只買

他箇五更啼終一題一座報顏敏政亦窘尋郎致政

海觀杜撰

海觀張天錫錫作文極敏捷而用事多出杜撰人有質之者則高聲應之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

二命肆

杭眾安橋有星士號秀山門戶蕭然後推一命因批

曰火入金鄉必主弟兄離散其人驚曰吾兄赴金鄉
軍吾兄弟俱送之至彼而病死是一火入金鄉而兄
弟離散也先生豈神人歟因薦譽之自是來者充斥
洪福橋有周主簿亦善此術歸休二十年日入於貧
遂設肆以資是日高坐嘆曰二十年做這許樣來屢
言罷休者數聲忽一人入簾拜曰我構此讐二十年
矣今欲往刺之而先生特爲相勸殆天所以啓我也
就出刃於靴中擲地而去亦自是溫飽二事暗合甚
相類也得失豈非自有時耶

王沂公生

文昌化書後載梓潼神降筆勸敬字紙文又曰宋王
沂公之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
夢宣聖拍其背曰汝何以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
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
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後果狀元及第誠若是則
吾夫子亦有輪迴果報之事乎老杜所謂孔子釋氏
親抱送者非欺我也可發一笑

十七字詩

正德間徽郡天旱府守祈雨欠誠而神無感應無賴
子作十七字詩嘲之云太守出禱雨萬民皆喜悅昨
夜推窻看見月守知令人捕至責過十八止曰汝善
作嘲詩耶其人不應守以詩非已出根追作者又不
應守立曰汝能再作十七字詩則恕之否則罪置重
刑無賴應聲曰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
書打殺守亦晒而逐之此世之所少無賴亦可謂勇
也

苦井

北京蘇州衙前街有苦井焉弘治間正月旦日清晨有
術人汲其水往甜井中易水而來向井呪詛而下之
此井遂變為甜水至今土人言之亦奇也

排笑詩

蛙翻白出澗蚓死紫之長二句人皆以此誦口而不
知出處殊不知此宋室有滔大使者好為此排笑之
詩也初哲宗炮艾舉此以娛故傳之也詩云日暖看
三織三見蛛絲織網風高鬪兩廂出遊過左蛙翻白出澗腹
似出字而澗似之字撥飯聽琵琶琵琶鳳求

鳳持侵接建章持侵時接建歸來坐簾下打殺亦何

妨見門上鍾又一日雪作哲宗問有何詩方吟二句

云誰把鷺毛空處掃玉皇大帝賣私鹽皆此類也前

載說郭後載羣居解頤近時成化間寧波好事者有

一詩嘲分守官云布議蘇崑李布政司叅議蘇州崑山縣人姓李分

寧只點工怒揮門不炮以指揮門不放炮責鋪夜無籠籠燈

庫出收塔曬盤庫出塔收人家曬物生燒接縣東生口燒紙接縣家東西

買真兼得皂為買真皮鞋并要皂靴雷綠老宜慈買綠段鋪戶偶持慈白者

至則曰老亦宜之由滔大使始

諺語歇後詩

海鹽天寧寺僧明秀都綱職也攻詩字奔走勢利嘗

上一達官詩犯其所忌被責便下軍人王茂元嘲以

歇後諺語有箇利市仙官也天寧不毒不禿也因上七步

成詩也打出週而復始也言雖鄙俚因僧致戲頗得規誠

之意

五空數

金人田特秀轉運使也母妊時問仙仙曰前中後是

五五三一十五生死與成敗逍遙在廊廡莫識其故

後生時五月五日午時以爲合三五之數矣豈知因
其生遂名五兒所居里名半十行當第五二十五歲
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死於憂午軒壽五十五八
月十五日也弘治間蘇州學生陶麟因科舉祈籤於
江東之神詞曰到頭萬事總成空是年不第以爲終
無成矣後應貢豈知編號乃空字正德丁卯領鄉薦
辛卯登進士卷號亦皆空字二事真可謂巧也

如玉遇鬼

錢塘醫士張璉字如玉與同醫張用道相善弘治甲

子用道卒于家如玉行醫徽州弗知也越半歲返家
出市遇用道於仙林橋相揖畧問起居用道似有愁
色如玉詢其來則云適在褚家堂舍弟家中飯也後
如玉訪友馬浩瀾詢用道生業如何馬曰已歿半年
矣如玉大驚具言相會之事二人駭愕翌日扣其弟
果是日記其兄也此事親聞於浩瀾者由此觀之則
牛僧孺所謂世間人鬼雜行但人不知鬼也及隆山
雜記洪楊祖復遇死妓而官員遇死妾者皆不妄也

馬王終事

嘗聞士宦死時恍惚自言去某地爲神或彼地之人附體以言之予則以爲怪不足信昨見少師馬公文升誌銘云公終後明日里人有王姓者自葉回忽遇公於途見公蟒衣玉帶騶從甚盛若素出師之狀拜而別之歸家聞公死矣又餘姚布政王公恩死之日有梳頭人倪姓者住隔公家十五里清晨見公輿從出行以其素執役於公拜於道左以俟公過翌日至公家則公病而歿矣此親聞於公之長子元甫豈皆虛語哉此或左氏所謂在生用物宏而取精多故有

是歟

三天

婦人再醮有不得已者亦非也况吳有婦人乃縉紳之女家富而識字已嫁二夫其夫復死將再醮焉士人恥之有嘲一絕以戲之者詩云辭靈羹飯哭金錢哭出先天與後天明日洞房花燭夜三天門下會神仙

韻府羣玉秀才

海虞吳訥宿儒也有文章辨體行於世以士無根據

之學而小小記聞者謂之韻府羣玉秀才亦可謂善喻矣

陳籬桶

陳籬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徽欽事甚悉跣足蓬頭冬夏單穿衲衣一領衣甚舊而不污鬚鬢斑白目一色若蒼玉然可半百人矣名公皆欲求見隱顯不測今日江東明日關陝非自來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弘治間會於揚州官舍所言甚平易時坐於藥欄之上弟元敬以火銃擊背如不知者事飯而去昨聞太常盛公端明云有傳乃晉人文似宋作也

姨夫錢

杭有無賴子某祖起延商貨賣後至無賴因不事生而貧矣然尙業其祖父有客至則入其財爲已有客索時則又俟後客之貨轉賣以償焉年復年客復客名曰姨夫錢蓋以夫死姨復可以嫁人之意耳後被人謗則自解以戲曰我家開行數十年何常拖欠客人錢後客移還前客去客人自欠客人錢予以此言雖俚甚爲蘊藉無賴亦聰明子也惜不用此以治生

哀哉

婚券相合

錢塘定北鄉大青嶺居民邵士賢成化間一產三子皆不育踰年復生一子小字回官既越月士賢行於隣左沙中偶見白物隱出掘之得一銀牌上鑿云陝西蘭縣民人回官本年丙午九月二十二日午時建生凡二十二字正與士賢之子相同但不知爲何姓牌之背又有花籃二十五對等字乃婚券也人多見之逾三月回官亦死此不可曉者也

諸淪愛棺

姚江諸淪鄉進士也寓於姑蘇僧舍者年餘廊有壽函木甚美淪愛之出入必撫之曰好材居無何淪客死僧遂以價請於主人而殮之及開看內題所製年月則正淪生之日也亦可謂異哉

太守對

吾杭鄒大參虞善諳知延平時親友皆爲其討繡花補子蓋補乃延素產也後到任則延乃四時多筭而補絕少回與人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人莫不笑

子聞而語曰昔陳亞知恩州到任與親友書曰使君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螭麟一文兩箇真實不虛二公豈非其切對乎

諺語至理

御史初至則曰驚天動地過幾月則曰昏天黑地去時則曰寂天寞地此言其無才者也賒酒時風花雪月飲之時流星趕月討錢時水底摸月喻世之無賴者也未娶時越河跳井既娶則擔雪填井娶久多生不能養育則投河奔井此言雖戲皆深致於理也

豐李夢神

吾友吏會主政豐存禮坊郵人也寓杭構疾舟中勢將危恍惚見老子於帳外爲豐取手針之家人見其出臂將欲與之收被中則豐言欲飲食也明日遂愈又庠友李世傑應魁一日得疾月餘不解羣醫皆以必不起矣夜夢梓潼授藥一丸促令食之覺後似少愈焉明日醫視脈症卽曰可救矣旬日亦痊二事子親見之者

詩人無恥

江湖遊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尺書而奔走闔臺郡縣以餬口因之爲生涯也然而詩人亦甘心於是者如宋壺山自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是矣所以不顧廉恥而望門倒屣爲鬪者厭甚可愧也近見金華一友慣遊食於四方以賣詩文爲名而實干謁朱紫有私印一顆其文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其自擬清高如此友人商履之嘲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聞者絕倒

異胎

弘治甲寅四月湖市賣魚橋草營巷有生兒一頭兩面雙耳四足男女皆具者其家怪之棄於市河中行丐收之人有求觀者索錢一文予以此必雙兒未判者也是年十一月嘉禾橫橋有航人李碩者妻臨產腹痛欲裂生一鰲而手足則人也蓋此婦生居澤國所見必多此物氣類相感而然耳古有胎教詎不信夫

盜酒令

子嘗同羣士會飲有行令欲以犯盜事爲對者遂曰

發塚可對窩家繼者曰白晝搶奪對昏夜私奔衆曰私奔非盜也繼者爭以此雖名目不倫原情得非盜而何一人曰打地洞可對開天窻衆又曰開天窻決非盜事矣對者笑而解曰今之歛人財而爲首者尅滅其物諺謂開天窻豈非盜乎衆哄而笑又一人曰尤有好者如三櫓船正好對四人轎衆方默想彼則曰三櫓船固載強盜而四轎所擡非大盜乎衆益哄焉坐有四轎之客不樂予曰涇渭不倫清者當稱四科入四輔轎云乎哉濁者豈曰盜焉真可謂四獸矣衆然之而樂

中酒千金方

嘗聞中山武寧王玄孫徐某一日與畫師吳小仙太醫孫院使宴飲命吳畫女樂諸子及孫吳陪飲之圖畫畢徐喜曰惜欠風流題客過日太常卿呂常見而題歌一篇首曰吳生畫手稱絕奇老我措大能評之麗人舊讀少陵作此樂獨謂君侯宜徐曰不必諛我但要寫當日實事耳呂然後鋪敘家樂援引典故通篇儘佳末云吳生吳生欲闡揚自畫白晝居侯旁如

何更着孫思邈中酒却要千金方徐大笑曰是日果
中酒也聞者絕倒予讀九栢藁果有此歌呂可謂善
戲而徐則癡人前不得說夢耳

寬利太守

正德間嘉興太守羅以新絲鍋鐵照斤數而易入網
巾鋼針唐夏侯彪以萬錢貨雞子幾何候雞母抱兒
成雞然後收之以萬錢貨筭若干待其成竹然後納
官吁古今豈無對耶

神木

永樂四年取木於蜀之馬湖府計庸萬夫之力方可
出水一夕木自達於途行聲如雷巨石為開膚寸不
損事聞廷臣稱賀上遣禮尙潘賜贖香往答神休詔
有司建祠歲祭見胡文穆公集他書又云有山呼聲者三震
動天地今京師木廠曰神木亦由此也聞其木尙存
一二心已腐朽人可於腹中行過嘉靖癸卯四月初
廷建九廟命內弟主事吳宗乾取木於湖廣辰州卯
洞其木竟頭高丈六用力尤艱於前死夫不可計得
至水口忽風雨一木復入於山曲處餘木得達開河

河又無水難行吳祭而禱焉明日雨注而入者出增
水三尺矣此皆可見朝廷之福神助之也

換字詩

嘉靖中吾杭有好為六朝詩者不獨巧麗而且欲用
不經人道之語易字換句遂至妄誕不稽肯碍難通
矣吳友編修金美之作詩嘲云何處歌新調旂音旂
音固不羣剪花金瑣瑣闕葉玉紛紛巧疊空中錦輕
裁水上雲自慚心太拙到此不能文又虞子匡一日
遞一詩示余曰請商之何如余三誦而不知何題虞

曰吾効時人換字之法戲改岳武穆送張紫崖北伐
詩也其詩曰誓律飈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趙地
力戰越秦墟躡蹂匈奴頸戈殲韃靼驅旋師謝彤闕
再造故皇都岳云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
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裊克汗頭歸來報
明主恢復舊神州不過逐字換之遂撫掌相笑今時
之弊之如此金詩旂旒二字不知者又譏之當為仄
聲倚你者丹鉛論已辨虞雖一時謔浪深似諸子之病

箕仙多鬼不可頻召

金陵士人顧某數召箕求詩一日得詩云天冷山城
二鼓敲雪迷洞口路迢迢雲窻童子燒松火待我鸞
輿下碧霄請書名則又寫二詩云古來花貌說仙娥
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未終舞金釧早委馬嵬
坡又云昔日長安一太真君王一見笑傾城洗兒故
事今何在只問蓬萊玉色人後累召累詩言貌言情
其辭不一遂爲所惑意欲一覩真形以暢平生之所
慕淫慾熾矣忽薄暮有婦人自空而下然亦畏死而
失聲驚走家人共守過夜明日方念則婦人又至恐
怖懷憂無時寧息將至喪心者焉後得一二友人挽
之遠遊久而方絕一也又杭人召箕久遠得其所資
語之曰可與仙翁一見乎拒曰幽明相隔不可也過
日又懇其久好寧無一會耶仙曰明日侵晨當於後
園梅樹下會也至期則見其縊死髻尸懸樹一怖病
幾死此二事正與夷堅志女鬼惑仇鐸者相類人之
不可惑於邪也如此夫

帝王淫亂

人有恣其淫性而不顧五倫真獸類也作始者寧容

誅耶書之簡編寧無汚耶然古有書惡人於座右所以戒將來予特錄出不特使人人皆知其惡而爲萬世罵名亦所以誅惡於既往父奪子婦魯惠公子息姑所定宋女色美娶而奪之楚平王之奪太子芊建所定秦女唐玄宗奪子壽王瑁妻楊氏爲貴妃父亂子妻春秋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楚女爲妻景侯私通之般遂弑景侯子收父妾晉獻公烝父妾齊姜衛宣公烝父妾夷姜厥後唐高宗立父妾武則天隋文帝陳夫人太子廣烝之兄收弟婦唐太宗收齊王元吉

妻楊氏生子明姪收叔母後晉出帝納叔母陳氏爲妻又有父收親女金熙宗殺其弟胙王奪其妃諸王兄弟之女皆淫之甚者淫及親女姪完顏亮弑之自立亦淫諸女及妹叔母皆淫之又殺親母惡尤甚焉弟收兄妻北齊武成帝收嫂李后兄淫妹齊襄公通其妹魯桓公夫人文姜後北魏之孝武帝通其妹明月公主蓋自襄公始也君淫於下陳靈公淫夏姬姬之子夏徵舒弑之臣淫於上嫪毐通秦太后後審食其之通漢吕后臣娶君后元泰定皇帝崩丞相燕帖

木兒娶其后爲夫人其帝家之公主四十人俱納爲妾若夫觀淫爲樂者自商紂使男女裸體相逐爲嬉其後宋廢帝幸華林園使宮人裸體與左右爲樂

白起

輟耕錄載白起王皮對證事且言當時朝廷知之差進士高哲督察余意自秦至元千百年矣就使有報應之說王皮何不當前對之耶豈前時又不可勾攝之邪設使信之則洪武已酉杭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一條長尺許廣二寸身有股色楷書秦白起三

守

武林紀事

亦一謠也是可信耶謂之怪也

前定

吾杭張子清濂嘉靖辛卯中省元榜有秦鳴夏者其父垂沒時如夢中語曰此兒張濂榜舉人中後語子清言及是事追數其年則張尙未生也又聞先輩淞江張黼未第時夢人告以登科在狀元先覺而思之吾必無分於試錄矣豈有名先狀元者乎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而十六乃鉛山費鸞湖宏殿試費爲狀元計其夢亦費未生也

白血無血

宋建炎間荊州長陽民婦向氏被賊皮仲執之不受辱被害人見其白乳自吮流至踵荆州誌又元王伯顏至正九年為福寧州尹被賊王善執之欲降不屈挺頸受刃頸斷白液如乳後以陰兵助州滅賊見元正德七年流城陷上蔡上蔡知縣霍恩被執罵賊不屈斷頸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然世之戲言白血此或可擬也又宋李庭芝死節時血無一點見韋君子聽與四人男女不同皆英烈忠貞者也古人亦有然者不知四人何又如此之異

數兆於字

夫吉凶固惟人為而事必有一定之數也或人言破之速見其驗予以耳目所記如漢岑彭建營於彭亡之地遂為客利蜀龐統遇落鳳坡射死唐李懷光叛逆至埋懷村為馬燧斬首宋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後賜死潭州不忍自盡仰見所居之樓扁曰平楚就縊于瞻貶儋州子由貶雷州魯直貶宜州人言大蘇立人可也二蘇兩在田上其來未艾乎宜字似直字



黃之蓋棺像也後俱如言本朝景泰辛未狀元柯潛
人曰柯有哥音潛有旋音正統其回鑿乎未幾正統
北還弘治乙丑狀元顧鼎臣人曰鼎成龍去事可寒
心不久孝廟升天正德末寧藩謀亂師渡黃石磯而
敗亡豈非王失基乎

七修類彙卷四十九終

七修類彙卷五十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譎類

繫虎陰

四明象山縣有樵童入山偶遇脫窞之虎行倦而氣
促攫童坐身下虎陰偶在童手童一搔摩之而虎似
欲之之狀特出陰於童身一隨其摩焉久之虎睡而
鼾聲出焉童左右視之側有樹根之竅思腰有縛柴
小索卽以一頭解繫竅根一頭縛虎之陰盡力一掙

而脫去虎咆哮不能行童歸語家人衆驚且笑而且往觀之則虎已死於樹根矣此得於本地同野王大叅之言子初聞之不能掩口深思爲人呵卵而受害者亦衆矣豈獨虎也哉

左道

苻堅入寇時會稽王道子以儀物鼓吹奉以相國之號求助於鍾山之神見堅傳故堅後見草木狀皆人形也天寶間西番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呪禳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昆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後

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朝廷因勅諸道立像見說故今佛寺有天王堂如此嘉靖庚子山西虜賊入寇朝廷揚旛設醮仗劔呪詛以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也以子論之左道之術亦或有之助正不助邪也故三事有驗而至昭遠之六丁不驗矣

林同知

吾友僊居林同知應麒未第時父夢子第十名已而果然既中同年嵇世臣之房主夢林中一百六十八其父夢中第四甲進士八十六意者嵇之主人不當

一化裝書卷五
夢林四甲例之無者豈知後四科方中是爲四甲士
矣數則一會試一殿試者奇哉

代死失火

周允江右吉水文襄公忱之孫也爲人公直愷悌術
士每推其命止於五十三歲嘉靖二十二年爲廬州
二守適當其時一病脾胃再病傷寒自以必死矣夜
夢神人語之曰汝行事多善當有人代死明日羣醫
視疾罷有老醫出府偶爾傾跌觸石而死周之疾自
此愈焉北京西江米巷正德間有土人夜歸見一人

布石灰於地圍長數十丈至門首灰迹亦存意巡邏
者之所爲矚其遠去而掃除之數日後其地火發獨
遺土人之室因作醮事謝天醮罷焚紙而飛火復燒
其家始悟石灰之布火數也掃之而不焚今報之而
復然也予意人可代死則富貴者長生火可遮飾則
神亦不明矣是夢也死也疾之愈也火也復然也灰
之布與否也皆偶相值耳或者神固欲之憧憧顯驗
彰彰示衆是特假此二人也苟謂事事如斯吾未之
信矣

種牙

嘉靖初有鄧雲翁者福建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欲治者先令尋活鼠一枚然後至其家俾患者飽食而吞丸藥七粒復與沒藥入湯嗽口片時牙皆動軟可下矣下時洗淨而記其序焉復洗牙齦乃用生鼠去皮腸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枚蘸鼠以種原孔三日不可食亦不饑由前丸藥之功也凡延治者通種過則至死如少壯之齒有懼而只使醫其病者則他日老而不種者皆落而種者堅固也往往士大夫多受其益真仙方也今聞死矣子亦不能傳

喫苦稱冤

禱雨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寧間旱令捕蜥蜴一時無獲多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謠有壁虎壁虎你好喫苦之說國初大江之岸常崩人言下有猪婆龍也一時恐犯國姓之音對上祇言下有龍也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時亦有癩龜癩龜何不稱冤嗚呼世受誣而被害者不知其幾龜與壁虎哉孰得與

雷霆抗哉

許吏部

成化間許尙書縉巡按山東時有曹州知州任久不
陞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實翫月飲酒所也然
素恃才不得於儒學有生員王某因許觀風來曹遂
稟知州之過并言樓事許因盤州庫藏致詰更樓當
改爲庫樓於內可也遂坐令拆毀毀間見有巨磚上
書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更樓造樓庫氣殺 知州喜
殺了王知固因問此何人書也工匠以當時有瘋道

士來寫者許已愕然後爲天官而王生員爲固安知
縣遂傳之人人以爲奇事予以今崧臯又爲天官豈
非二吏部乎

竹米

竹結實如麥則見於晉元康之時如米則見於唐開
成宋咸平之時然不言其色與味也嘉靖二十年杭
州昌化縣長亘五十里竹葉之間筴絡成穠而實焉
採之而舂得黑色碎米炊之而食味少澀而飽人和
飴爲餅餌最佳其地時遂就豐熟又見傳云竹實如

雞子味食之清涼滿口故謂鳳凰食也此恐不然

周宣靈王

錢塘南良里有周宣靈王之廟或歲誕日忽來青蛙

即俗田雞但脚尖圓而青綠之色至深一枚好事者取置他方明日復

至弘治間隣火見王於焰中救之嘉靖丙午火復切

廟又見衣紅者坐殿頂亦異也

鬧幾場罵不休

景泰間朝廷銳意欲修續綱目督促翰院因各薦外

臣相知者入纂時丁叅議理與宋尚寶懷因爭一事

尚氣失色忿詈於館中時有一詩云叅議丁公性太

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僉言污

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

韓歐輩曾為修書鬧幾場又吾友編修金美之未仕

時為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之例不書婦姓婦家

乃俗夫也意編修為輕已而背言詆之其友張教諭

子興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筆不書婦

氏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纔動筆時便忍氣韓

退之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

門前罵不休右二事雖一時戲言大抵修書必須日久而用人必得實學庶使事不錯而文精也苟拘以官法執筆者非人書必無成也聞當時亦徒爲一番耳又無位之人不當輕與人作文徒爲人嫌美之後貴求文者動以數金而未得人不惡之是可占矣

天妃顯應

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立理預知禍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至元中顯聖於海護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

廟號天妃賜太牢洪武初海運風作漂泊糧米數百

萬石於落際

落際言水往不可回處

萬人號泣待死矣大叫天

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沽而後又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自後海舟顯聖不一四方受恩之人遂各立廟故今在處有之也特述其耳目所知者一二吾杭永樂中百戶郭保海運遭風一旦晝如夕者似三晝夜矣舟人泣天許以立廟頃刻遂見天日成化間吾杭給事中陳詢欽命往日本國至大洋風雨大作舟將覆矣陳禱天曰子命已矣如君命何

遠見二紅燈自天而下若有人言曰救人不救船則
燈至舟上有漁舟數隻飄泊而至遂得渡登山卽語
曰吾輩爲天妃所遣此山自某地去可幾日至廣東
也但多蛇難行今與爾盒藥敷足則無害矣已而果
然復入京領勅又行下舟時夢天妃曰賜爾木此回
當刻我像保去無虞也明日有大木浮水而來舟人
取之乃沉香至今刻像於家嘉靖甲午朝命給事中
四明陳侃封琉球開舟明日颶風大作柁折舟將覆
矣舉船大呼天妃但見火光燭船船卽少寧明日有
粉蝶繞舟飛不去黃雀立柁食米食盡頃刻風又作
舟行如飛徹曉至閩午後入定海也神實不可掩也

戲對

正統間杭教授陳某年長而髮鮮矣時方伯艾英最
爲多鬚乃舊知也艾故以一事籠絡之教授乘氣進
司與講艾乃謾曰陳教授數莖細髮無髻可施陳隨
口應曰艾方伯一臉鬚髯何須如此又成化間司馬
陝西楊鼎一日與司寇福建林聰會坐林戲曰胡兒
十歲能騎馬蓋楊多鬚而年少之故楊答曰癩子三

年不似人林在位已久而闔地有癩也

盜竊書

友嘗借子詩林廣記楞嚴經其家爲盜入西廂因犬吠而所竊無幾明日子過訪之主人曰并子之書去之矣子因諷一詩以自解西廂月黑夜沉沉盜入君家犬吠紛却把詩林經卷去始知盜賊好斯文

劉長生

萊州有神山洞乃郡人劉長生學仙處也有石像臥榻面有小竅水出不涸郡人云舊有太守劉姓者見石像面有贅疣命工削平後劉面生一瘡如削狀祭之方愈今創處長有水出故今陳尙書洪謨有詩云面帶微痕淚若流可憐太守過爲謀仙家慣說能屍解一石緣何念不休可謂得詩人之諷也

三笑事

嘉靖庚子杭有穩婆爲人收生反生子於產家而醫人因急症死於病家者又有蔡倉官權巡捕而爲強盜劫掠一時畏盜口稱爺爺好事者作一絕曰穩婆生子收生處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者捕

官被盜叫爺爺

報應

報應之事決有但皆假手他事展轉見之遲速不同所謂有記性沒急性也獨本朝編修岳正得罪朝廷以家產盡給指揮季鐸據門不論男婦搜檢放出人怒其橫而無禮岳內亦受辱也無何岳宥復官而季鐸得罪朝廷英廟以其家產乃岳正者即復給之所得數倍於前而家人之辱季氏婦女尤甚焉此真可笑

荒年轉語

嘉靖乙巳天下十荒八九吾浙百物騰湧米石一兩五錢時疫大行餓殍橫道予友金玉泉珊除夜作二轉語詞雖近戲事則實焉錄之不惟見時之荒亦足發人之一笑耳年去年來來去忙不飲千觴飲百觴今年若還要酒喫除却酒邊酉字旁飲水也年去年來來去忙不殺鷺時也殺羊今年若還要鷺喫除却鷺邊鳥字旁殺我也

金有定數

七修類稿卷五十一 奇譎類

十一

徽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方入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睡意恐有冤欲訴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察院深密汝何人可至耶應曰我非人爲君守財神也待之已久予曰金何在神以座下是矣視之磚下白金千兩因語我爲御史可置此物行耶能爲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將復命有同年某主事丁憂於家進院告曰予貧兄能助否因以保舉一官言予允之主事曰謝

禮五百金請受二百子方難之主事曰不受是欺我否則亦忘也不得已受而歸家數日後辦三牲靜夜將禱前事則原神復至矣出其金止八百兩子問之何少焉則曰前某主事者是數也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年八十君至親仕途且遠洩此以見定分有數也鄧因語幕僚鄭彥充鄭問御史主事姓名則曰過則當爲人掩其子孫正在仕途鄧言時嘉靖戊戌年

肖祖

集異記載蕭穎士貌似鄱陽忠烈王事蓋以盜曾發

王之塚見穎士肖王故也又郭頌世語云魏黃初盜發吳芮塚見芮屍如生後盜過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矍然曰是先祖也今記吳王至綱四百四十年而穎士至忠烈王二百八十年矣唐薛用弱云三五世後子孫必有一人肖祖者諺云外甥似娘舅水木本源此豈非其驗歟

事相同

坦齋筆衡云趙鼎乃李德裕轉世俱壽六十二宣和遺事云高宗乃錢鏐轉世俱壽八十一事雖荒唐四人德位不殊壽復相同殆非偶然也若大聖人與朱文公皆庚戌生亦奇也

人化虎

王充論衡多篇引魯公病而化虎之說及漁樵閒話載劍州李忠因病化虎其子驚懼虎將食事子意世之變化者多矣有情無情皆物也人之一變遂失本性哀哉昨聞表兄諸二云成化間餘姚通德里有王三者每與孫臥至半夜去將曉方回冬月則半體冷

濕孫甚不堪因語其父疑其從盜也俟其去時踪跡之忽一夜開窗將出啓燈視之已變爲虎而足尙未全把其足則逸而去矣遂不復回後人於山中每遇傷足之虎遂哀求曰三老官竟咆哮去此與夷堅志黎道人殺變狗婦人相類不知一晝夜時候忽爲人獸者此何理也

胡楊前定

吾杭胡靜菴先生世寧少將習舉業其祖恐其無成召仙問之仙批官至兵部尙書嘉靖戊子果陞前官

予見其姪而戲曰只恐令叔先生不久宦遂矣不數月果致政回吾友楊僉事祐進學時隣有裁衣匠夜夢人喚問其人曰我楊僉事家也明發則楊家喚做藍衫匠人曰官人必做僉事嘉靖辛丑楊官僉事子與戲曰官止矣不若陪吾林下樂也別一年則聞死任是知一定而不可逃

掘地得人

予嘗笑談圃載元豐間修城掘得一物活而如人但無眉目或謂之太歲正德末崇德地名高田村民家

掘地得活小兒卽時燒死此又不知何異也

不知畫

嘉靖初南京守備太監高隆人有獻名畫者高曰好
好但上方多素絹再添一箇三戰呂布最佳人傳爲
笑余曰此中官宜然聞沈石田送蘇守五馬行春圖
守怒曰我豈無一人跟者耶沈知另寫隨從者送入
守方喜沈因戲之曰奈絹短少畫前面三對頭踏耳
守曰也罷也罷

季迪二夢

國初高季迪蘇人也詩文爲一時所宗其文集載志
夢一篇乃其遷官授命歸鄉之事無一不驗自敘得
於恍惚唵嚙之間而可徵未至者無少忒焉人事豈
偶然者與余又聞其致仕後又夢一人執其手書一
蘇字囑之曰爾必見殺於此人後凡蘇姓者皆不接
見及本府太守魏觀嫌府治反居衛之右手不稱文
東武西之位遷於張士誠故址衛官誣奏太守欲復
吳王之業太祖召至斬之高因爲太守作上梁文併
棄市予考其傳亦曰不得已爲魏觀客辭歸悒悒淹

七修類彙卷五十一
塞死文集又曰不幸爲故人得罪沒於京似皆憐而
爲諱之之詞且同時浦長源挽高之詩有鼓罷瑤琴
卽解形蕭蕭日影下寒城之句是所聞之夢不誣神
矣哉

異寶

嘗讀春緒紀聞有人蓄礪磁大硯注水硯聞則水中
有一小鯽游泳可愛去水則無也夷堅志亦載人有
銅盆凡水注滿則雙鯽撥刺出水矣無水無之子未
之信後杭醫朱某家造墳得土中二磁碗偶注酒於
中則頃刻有綠苔浮滿酒中意其不潔所致及滌淨
復注亦然飲之又未嘗有物也子女夫家有礪石水
盆架於天井中水滿則綠苔浮面去水則無惜今碎
敗不堪蓄水與古人所載魚事相同不知此爲何等
異寶

七修類彙卷五十終

七修類藁卷五十一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詭類

八十九

正德丙子浙省秋試場中已定草榜提調叅政王翊
桌下偶遺一卷視之頗佳視原批亦大稱許乃第三
場者也遂令對號檢其前場則已為外簾批倒然展
玩聞心以為好袖語監臨鮮冕鮮曰足可壓榜中者
之半焉遂對經易為八十九名開卷乃仁和王一槐

也人以爲若遺前場則王未必取王不語監臨則八十九名未必易此非其數耶至丙午科草榜亦定但俟明晨揭曉矣是夜監臨楊九澤夢一知府至室楊曰此地此時汝可進耶知府對以有卷未填故來告知覺遂於坐隅得卷自謂文好且奇五更語其事於提調監試者諸官未有言則聞內簾馮主試有請楊至馮曰適夢一生員披朝服告曰吾卷已爲楊繡衣取矣願贊成之予問其名則曰致字號也楊笑而對以前事且曰監試提調之不言意以爲私耳今當拆卷視號回語諸官拆卷果乃致字因對經易名亦八十九也乃蘭谿縣鄭國寶易去者餘姚胡翰因致獎勵以褒之嗚呼前之易固奇也後之夢果孰主耶八十九名非一定耶

宋興亡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暴爲元擄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已卯宋亡于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

德祐元年少帝止四歲諱焘顯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虎灾

嘉靖丙午杭之屬縣有山處虎則成羣白日入民家傷人道路不敢獨行雖附城之市井亦至也死者不可計且不可獵餘杭尤盛地名上臯有土神徐令公每附人言禍福最靈縣尉許賽猪羊捕之得六虎焉遂宰牲以祭然牲既殺而毛不能去衆方駭之巫忽作神語曰上天降灾吾爲民逆天遭譴本所甘心部下壯士寧不使一飽耶牲禮非數百斤不可也於是復益而後享予意連荒二年丙午秋少熟又多虎灾觀令公之言豈非其數乎

三韭三白

昔人請客東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炒韭薑醋韭耳客曰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非三十七耶錢穆父嘗請東坡食鼎飯子瞻以爲必

精潔之物至則飯一盃蘿蔔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曰
此三白之爲晶耶相對問然三韭三白真可爲對

鵲橋

鵲橋之說洪景廬辨之精且當矣而癸辛雜識又載
楊纘繼侍姬田氏與婢七夕見仙騎鶴之事則又符
於玉喬者然猶紙上陳言未足爲信吾友王員外一
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溝見隱隱二條如旛非
旛如龍非龍閃耀空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分爲二
或續爲一往來不定亦隱隱惟聞萬鵲噪雜之音或
時明聞一二聲飯頃雲氣紛郁香鬢滿空飄小雨數
點而散意真有鵲橋之事也此又不知何也

少保吏筆對

本朝少保于公謙幼時其母梳其髮爲雙角日遊鄉
校僧入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于卽對
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僧已驚之于回對母曰今不可
梳雙髻矣他日古春又過學堂見于梳成三角之髻
又戲曰三角如鼓架于又卽對曰一秃似插榧古春
遂語其師曰此兒救時之相也墓誌載古春爲此也後爲弟子

員接巡按三司坐一寺中有指殿中之佛曰三尊大
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可以爲對也在座者曰可令小
秀才來對時于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既
對而出寺衆軍官問曰何以對之于卽曰兩衛小軍
偷狗偷雞偷菟菜此皆可謂絕倒也

孟密鬼術

雲南孟密安撫司卽漢孟獲之地朝廷每歲取辦寶
石於此其地夷俗鬼術甚駭有名地羊鬼者擅能以
土木易人肢臟當其易時中術者不知也憑其術數
幾時而發發則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臟盡乃土木
或惡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爲殘疾又有
名撲死鬼者惟欲食人屍骸人死親朋鑼鼓防之少
或不嚴則鬼變爲禽獸飛蟲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
以理喻者嘗讀演義三國諸葛七擒孟獲蠻夷多有
怪術於今驗之果然今孟獲子孫尙繁

蘇陳酒令

昔東坡酒令一曰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曰
光武師渡滹沱河旣濟未濟一曰劉寬婢羹汚朝衣

家人小過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當時指荆公也本朝陳詢忤權貴謫之同僚送行衆爲說令陳循曰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穀曰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轟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吁蘇陳二人俱有意爲口舌故起而復踣也

方陳報應

嘉靖丁未夏杭海寧縣雙廟巷民方林素不孝一日母怒曰我當懸樑以謝汝遂以橈接脚以繩掛梁兜項而勢將縊也是恐嚇其子冀其改過不料子卽去橈而身爲氣絕子遂掩人以急病貯棺明日其子若綁縛狀跪伏柩前口稱阿姆阿姆晝夜不絕水穀不進者半月顛狂而非人矣其年吾友前衛右所百戶白鉞統卒啓運運卒有黃陳二人每同臥起黃有白金二兩晝繫身而夜置榻陳知之也一日早起扯舟而忘其所繫偶爾失聲陳聞而意其失取矣移時托以腹痛下舟竊金而棄金包於水黃晚失金指陳曰

此獨爾知爾先下必爾盜吾物也陳遂誓天曰褻神
靈惡聲無所不至白雖檢其囊而嚇以刑終無所得
陳之誓語尤篤焉如是者閱數月黃偶起草薦則金
包帶水在陳枕下因持包大叫於衆陳卽失色吐其
實情惶愧就縊者數次白回告子子意善惡一念通
於神明一歲之中二事如此可不畏哉

道號

昔黃慈湖曾有一書與人辯道號之稱及世俗取者
之多子嘗讀之喟然念子思孟子稱孔子亦曰仲尼
未聞號之稱也近世諂諛卑佞之習尤勝似又非黃
慈湖之時比也二三十年之間鰕生小吏亦各以道
號標致况有一命者乎然皆忘其名與字可笑也舊
有一詩云孟子名軻字未言如今道號却紛然子規
本是名陽鳥更要人稱作杜鵑正可以嘲今日

菱荷妖

予見張東海弼誌松江董序班墓云成化丙午八月
十二日午時天正澄霽市人見空中駕一舟自東而
西又折而東落于董之樓屋衆視之乃菱所結舟也

因駭之後詔及于吾學教諭廣西宋君佐宋君曰嘉靖辛卯荊州當陽縣地名沙市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遠來可二三十登岸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卽至一大家求食與錢不應卽毀瓦畫墁與之敵焉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遂沿門擾之官府亦無如之何擾將月後不知其所往子時正署學子彼也子方以爲果有而皆術如騎草龍之事也松江之舟未必無人或遇正神所衝委而去耳

雷震人死

嘗聞震死之人有硃書背三口曰火如此四字人無識者後有人云此水中用水四字特去中之直畫耳子則以爲好事者爲之也昨浙省都司周恒齋毫人也云其鄉果有硃書批背三行而字不識者又有自見紅旗于鹽盆數日後人聞空中云不可錯不可錯紅旗者是也遂擊死據是則雷之擊之者皆神之有意者矣然則擊木石者又何爲哉如酉陽雜俎所紀怪誕者又何爲哉嗚呼不可謂無亦不可謂有此不測所以爲神也

義娼

天順間楊昌平俊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構誅皆非其
罪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又挺身連曰陷駕者誰吾
提軍救駕者殺之天乎一娼縞素而來楊故狎之者
楊曰汝來何爲娼曰來事公死楊曰無益于我反累
汝也娼曰我已辦之矣亦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
者駭然楊旣死娼慟哭吮頸血以針線紉接于項顧
楊氏家人曰去葬之卽自縊于旁矣噫予觀娼意當
時必料官司收而奏之必有大言以聳動乎人主故
視死如歸曰我已辦之矣嗚呼惜不見其行又不知
其名何娼之有若人哉真可謂奇也書之俟其知事
之悉者補傳

三脚猫

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脚猫嘉靖間南京神樂觀
道士袁素居果有一枚極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簷
上壁如飛也道士因善篆刻士夫多與交言友俞亭
川亦嘗親見之也

有無你我

吾杭舉人張洽未中進士時日照鏡見鏡中之貌
另一人也口云有你有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知
也明年辛丑赴部中途與一舉人同事想像酷似鏡
中所見問其姓名又同乃會稽張洽也遂言前事二
人遂以此行中則同中下第亦必同矣揭曉果皆甲
榜杭者選南部主事而會稽者選北道矣不二年杭
者死于任而會稽者死于家因思此與唐之宰相宋
璟每每鏡中見有相字者切同此真可謂怪也

判子詩

京師宣武門外有寺曰歸義凡士大夫送行多于其
間嘉靖間刑部副郎蘇志臯一日餞客先至僧房壁
間有李鎮所畫判子一幅迺脫靴爲壺令一鬼執而
投之一鬼執酒壺於判後竊飲之蘇因暇戲題詩以
嘲云芭蕉秋影送婆婆醉裡觥籌射鬼魔到底不知
身後事鄴都城外更如何蘇友高東谷時爲光祿少
卿夜夢綠衣使者揖曰蘇司寇嘲戲太重求爲解之
次日高告於蘇蘇思而告其歸義之故兩人相笑別
去高復夢綠衣曰我以公與蘇司寇交厚專爲求解

何置不言高明日顯往蘇處特拉同至歸義復題云
蟠桃之竊酒頻傾總是區區兒女情莫道不知身後
事目光如電照幽冥是夕綠衣復謝高卿吁是何怪
之若是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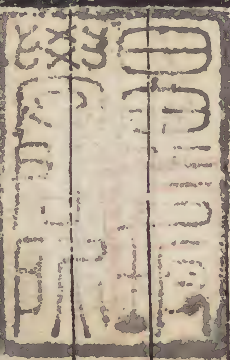
鄭啞巴

正德間揚州江都縣鄭某因啞而人稱爲啞巴一夕
至南門偶見空中光曜仰視則天開眼也隨拜隨喚
人觀不覺其聲之出口白是不啞予以人舌短縮則
不能言豆因一拜於天遂有音聲聞未爲信後聞揚

州曹進士守真云啞者適其父之識果然

二徐異識

宋徐積節孝先生耳聾終日獨坐而天下事無不知
本朝蘇人徐禎卿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



七修類藁卷五十一終

十傳卷之三十一



